

第八节 权倾宰相终无奈 执谊遭贬迁琼崖

盛唐时代是韦氏家族最辉煌与最鼎盛的时期，家族中的经世之才，智能俊秀之士层出不穷，仅官至宰相的先后就有 17 人，即韦弘敏、韦待价、韦方质、韦思谦、韦承庆、韦巨源、韦嗣立、韦安石、韦温、韦见素、韦执谊、韦贯之、韦处厚、韦琮、韦保衡、韦昭度、韦贻范。他们参与国家大政的管理，是中央王朝中地位最高、权力最大的政府官员。在这些韦氏宰相中，韦执谊后来成了海南韦氏家族的始祖。

韦执谊，字宗仁，唐代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唐德宗时的著名才子。宋代著名宰相、政治改革家王安石誉之为“天下奇才”。未达弱冠之年，即登进士第。20 岁时进入翰林，25 岁成为四门学士。所谓四门学士，就是朝廷在京城长安专门为王孙贵族名流将相的子弟讲学而设立的四门学馆，讲学的都是全国著名的高才之师。韦执谊年纪轻轻就受任教授之职，为多少饱学之士羡慕不已。他历任翰林院学士、朝议郎、吏部郎中加骑都尉等官职，于公元 805 年唐顺宗皇帝李诵即位之后，韦执谊便被任命为推行改革的第一位宰相。

虽然唐代的长安韦氏是个“宰相世家”，但是韦执谊的父亲韦浼只当过“巴州刺史”，不算显达，韦执谊之所以能成为宰相，靠的是他本人的聪明才智。《新唐书》称他“幼有才，及进士第，对策异等，授右拾遗。年逾冠，入翰林为学士，便敏侧媚，得幸于德宗。”这段话褒中寓贬，既言韦执谊自小聪明过人，在唐代盛极一时的科举选士中名列甲等，早入仕途，也暗讽他善于取巧媚上、讨好逢迎而受到德宗皇帝李适的宠信。其时，德宗的太子李诵身边也有两个得宠的翰林待诏，一个是善于书法的王伾（为太子讲习书法），一个是善于棋艺的王叔文（为东宫侍读，常与太子下棋），因德宗的介绍，韦与二人结为好友。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德宗二十年仲秋，太子李诵因感染风寒失声。德宗甚为痛惜。第二年正月，德宗因为忧郁过度，痼疾复发，医治无效。去世前，六神无主，仓促之中遽传遗诏，嘱由哑巴儿子李诵嗣位。满朝文武百官为之愕然。李诵登基，改元永贞，是为顺宗。顺宗伤残难以视事，乃由宦官李忠言和牛妃子昭容侍侧，以手势表达旨意，逐级传喻各官施政。在德宗临崩时，翰林待诏王伾假传圣旨，诏令王叔文为翰林中使，并买通宦官李忠言行事。从此，王叔文大受重用，逐渐得势。王叔文是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虽出身苏州司功，但颇具谋略，亟于显示自己的政见。当时，前朝老臣杜佑为冢宰，此人有学者风范，但却自信保守。王叔文对杜佑颇有顾忌。为了施行新政，王叔文在顺宗永贞元年二月，荐举并通过诏令，任韦执谊和杜佑为左右丞相。

韦执谊执政以后，积极实施顺宗皇帝和王叔文所推动的变革新政运动，史上称之

为“永贞革新”。作为施政的首辅，他对于施行新政是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的。

据记载，顺宗为太子时，即有变革新政之志。他最宠王伾，而与王叔文尤为志同道合。同时，刘禹锡、柳宗元、程异、凌准、韩泰、韩晔、陈谏以及陆质、吕温、李景俭等，也都与二王相结交，最终形成一个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党派（《旧唐书·刘禹锡传》）。这个革新党派，可以说是在顺宗的直接领导下形成的。可惜的是，顺宗在即位前，突患中风不语症，口不能言；即位后，一切依靠二王，不能亲自指挥。变革新政运动的前途，一开始就呈现不祥之兆。

当时，顺宗用王叔文为翰林学士，王叔文用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翰林学士掌白麻内命，亦即机密诏令；同平章事为宰相。有职有权，本对革新十分有利，但上传下达的渠道不畅。顺宗垂帘问政，仅宦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侍左右。上传之事，要一经韦执谊，二经王叔文，三经王伾，四经李忠言，五经牛昭容，才能为顺宗所知晓。下达之事，环节亦同。在这种情况下，变革新政自然也就不可能顺利。

尽管变革新政不怎么顺利，但在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他们围绕打击宦官势力和藩镇割据这一中心，还是取得了一系列改革成果的：

第一，罢官市五坊使。唐德宗以来，宦官经常借为皇宫采办物品，在街市上以买物为名，公开抢掠，称为宫市。白居易《卖炭翁》诗就是对宫市的控诉。早在顺宗做太子时，就想对德宗建议取消宫市，当时王叔文害怕德宗怀疑太子收买人心，而危及太子的地位，所以劝阻了顺宗。永贞年间，宫市制度被取消。充任五坊（即雕坊、鹞坊、鷄坊、鷹坊、狗坊）小使臣的宦官，也常以捕贡奉鸟雀为名，对百姓进行讹诈。因此五坊使也被取消。这二项弊政被取消，大得民心。

第二，取消进奉。节度使通过进奉钱物，讨好皇帝，有的每月进贡一次，称为月进，有的每日进奉一次，称为日进，后来州刺史，甚至幕僚也都效仿，向皇帝进奉。德宗时，每年收到的进奉钱多则 50 万缗，少也不下 30 万缗。贪官们以进奉为名，向人民搜刮财富。革新派上台后，通过唐顺宗下令，除规定的常贡外，不许别有进奉。并裁减宫中闲杂人员，停发内侍郭忠政等 19 人俸钱，这些都是抑制宦官势力的措施。

第三，打击贪官，免苛征恤百姓。浙西观察使李铸，原先兼任诸道转运盐铁使，乘机贪污，史书称他“盐铁之利，积于私室”。王叔文当政后，罢去他的转运盐铁使之职。京兆尹李实，是唐朝皇族，封为道王，专横残暴。贞元年间，关中大旱，他却虚报为丰收，强迫农民照常纳税，逼得百姓拆毁房屋，变卖瓦木，买粮食纳税。百姓恨之入骨。李实被罢去京兆尹官职，贬为通州长史，百姓非常高兴，市里欢呼。此外还免除苛征，规定两税外，“不得擅有诸色榷税”；常供外，“不得别进钱物”，免除百姓积欠的租赋课税达五十二万六千八百四十一贯（钱）。

第四，打击宦官势力。裁减宫中闲杂人员，停发内侍郭忠政等 19 人俸钱，这些都

是抑制宦官势力的措施。革新派还计划从宦官手中夺回禁军兵权。这是革新措施的关键，也是关系革新派与宦官势力生死存亡的步骤。革新派任用老将范希朝为京西神策诸军节度使，用韩泰为神策行营行军司马。宦官发现王叔文在夺取他们的兵权，于是大怒说：“如果他的计划实现，我们都要死在他的手下。”同时立刻通知神策军诸军不要把兵权交给范、韩二人，这个重要步骤未能实现。

第五，抑制藩镇。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刘辟到京都对王叔文进行威胁利诱，想完全领有剑南三川（剑南西川、东川及山南西道合称三川），以扩大割据地盘。王叔文拒绝了韦皋的要求，并要斩刘辟，刘辟狼狈逃走。此外，王叔文等还放出宫女 300 人、教坊女乐 600 人还家，与家人团聚。

从这些改革措施看，革新派对当时的弊政的认识是相当清楚的，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革除了一些弊政，受到了百姓的拥护。然而，如此变革新政，自然遭到了宦官集团及部分大官僚等既得利益者极为不满，激烈反对。就连韦执谊的岳父太常卿杜黄裳也不支持这个“变革新政”的政治改革。加上王叔文也有某些缺点和错失，有时滥用职权，急于行事而无备，授人以柄。终于同年八月，以宦官俱文珍为首勾结部分官僚和藩镇，发动政变，强迫顺宗李诵退位，让位给太子李纯，改元元和，是为宪宗。顺宗退位的第二天，王伾即被贬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马。王伾不久死于贬所，叔文翌年亦被赐死。接踵而来的是有名的“八司马”事件：贬刘禹锡为连州刺史，柳宗元为邵州刺史，韩泰为抚州刺史，韩晔为池州刺史，韦执谊为崖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加上王伾、王叔文二人，合称“二王八司马”，成了“永贞革新”的失败者。至此，变革新政运动彻底失败，而俱文珍等人发动的这一次宫廷政变则美其名曰“永贞内禅”。与“二王”关系密切，欲行新政的朝臣一个个地被贬被逐，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不但被贬被逐，在典籍上留给“二王”的更是一片骂声。如《资治通鉴》说王伾相貌丑陋，满口方言，“专以纳贿为事，作大柜，贮金帛，夫妇寝其上”；说王叔文拉拢派系，结为朋党，“素与往还者相次拔擢”，“于是，叔文及其党十余家之门，昼夜车马如市”……。

据《旧唐书·韦执谊传》记载，韦执谊在未显达之时，最怕看的是岭南地图，忌讳与人谈及岭南州县名。“尝与同舍诣职方观图，每至岭南州，执谊遽命去之，闭目不视。”尤其是号称天涯海角的海南岛地图，更是怕看。“及拜相，还所坐堂，见北壁有图，不就省，七八日，试观之，乃崖州图也，以为不祥，甚恶之，不敢出口。”然而，命运所至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朝廷把韦执谊远贬到这个他平时最害怕的天涯海角崖州去，是事有巧合还是故意为之，虽然史书没有挑明，但这着实把他气坏了！然而，皇命难违，他只能逆来顺受，忧愤之余，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阖家迁徙到崖州去，断了回头的念想。当时同他一起去的，有他的杜氏、范氏两个夫人，以及堂弟执

询、弟妻、侄儿等多人。

离开长安，迢迢万里，韦执谊以“崖州司马”的身份来到他平生最畏惧的崖州。他在京城任宰相不到一年时间，而流放天涯却长达七年，直至病死，死时年仅48岁。

当初来到崖州，韦执谊才感觉到天涯并非畏途，而是风物景色宜人想像不到的好地方，并且又幸运地碰上了一位并不势利、“谪官犹作贵人看”的地方官李甲。李甲以刺史的职权委派韦执谊协助他管理政务，史称“州事衙推”。受此赏识和爱护，韦执谊果真尽职尽责，以他的才干认真管理起一州事务来。几年时间，他兴修水利，教民垦殖种养，兴教育才、传播中原文化等，都干得十分出色。尤其是他在当时的郑都（今龙泉镇新联村委会雅咏村）兴修的岩陂塘水利，直至今日仍在发挥作用，值得万民称颂。岩陂塘水利是他关注民生的得意之作，为他所钟爱，因此而定居郑都，死后并葬于郑都的迈超之地（即雅咏村的也孔山岗）。自此以后，韦贤之后裔得以落籍远域，海南一带边远地域也得以早开教化。而今，海南韦执谊家族已传至43代。韦执谊支系、执询支系，子孙繁衍，遍及琼山、海口、三亚、琼海、儋州、定安、临高、澄迈、屯昌、乐东、白沙、昌江等12个县市，共2000多户，近万人口。此外，新马泰和香港、欧美等都有韦氏华侨，其中涌现了不少巨贾富商，育发了不少人才。

一个人从权力的顶峰直跌谷底，巨大的权势落差，在封建意识浓厚的中国，不是每个人都承受得起的。韦执谊身处流放的逆境之中，能够在天涯安身立命，有德于民，永归是土，实为不易！因此，虽然距今已有一千一百多年，他依然得到当地老百姓的深深爱戴，尤其是为韦氏子孙的敬仰。每到清明节，海南全省有数以千计的韦姓人先后赶到这里，为其始祖唐代宰相韦执谊陵墓祭扫。墓区坟墓保存完好，高高的墓碑上所刻写的几行字涂上的红漆格外显眼，有“光绪丙午年仲冬月中旬重修”和“唐始祖赐进士翰林院士礼部尚书延英殿丞相”等字样。该墓坐北朝南偏西，墓前有石制碑和雕龙的石祭坛。高高的台阶下方，两侧是廊阁，阁内是韦家子孙于公元2000年抄录竖立的“重点文物保护范围通告”及“重修始祖陵园序”、“捐款修墓芳名录”等。1986年，原琼山县人民政府将韦执谊陵墓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又升格为海口市文物保护单位。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新联村委会雅咏村因为有了韦执谊而成为海南韦氏的发源地。海南韦氏族谱的纂修，从唐至今，有史可考的编修族谱有三次。宋代第十七世孙奉训大夫韦敬匡曾重修旧谱并作谱志，到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韦佐重纂一次，再隔150年，到清乾隆9年，韦志勉又第三次重修族谱，经韦志勉重修而保存下来的韦氏旧族谱，就成为韦族文献中的凤毛麟角，有明朝丘浚的《临邑韦氏族谱序》，清朝林运鉴的《韦氏族谱序》。有《垂训诗章五首》、《训家歌》、《劝孝歌》、《棠棣歌》，记载着唐德宗、唐顺宗以及白居易、李德裕、杜牧、王安石、唐胄等历代名人对韦执谊

的评价。

出于对韦执谊的崇敬与爱戴之情，对于他的墓地，民间也有着美好的传说，历来被认为是难得的风水宝地。相传有一天，韦执谊的弟弟韦执询在途经迈超地附近时，看见一个骨相清奇、风度潇洒的老人手拿罗盘，正在审忖地形地势。执询心想一定是风水先生，便上前施礼问候：“先生何方人氏？将疑何往？”风水先生说：“我北方人氏，云游四方，近从广州来海南勘察风水。因见龙势蜿蜒来此，故特跟踪审察。”执询说：“我也是北方人，寒舍在前面不远，如先生不嫌，请到寒舍稍事休息，如何？”风水先生闻说同是北方南来者，欣然接受，便同到执谊家坐下。执谊家人都来拜见老人，表示欢迎。谈话中风水先生听说现在所坐之处，乃被贬的唐朝宰相韦执谊落户之家，惊讶不已。当韦执询热情招待饮食之后，风水先生说：“我见风水地脉汇聚于此，很想勘察其结点，不知你能否陪我前往？”执询求之不得，随即跟着先生前往。当到迈超之地时，风水先生见此处山地隆起，背后岗峦层层而上，左右两翼也有岗峦起伏引申，气势磅礴。前临一大池塘中红色荷花竞开，满眼红绿，芳香四溢，再远眺，山岭起伏，甚为壮观。风水先生停步不前，似有所获，执询问：“此处有风水佳地？”风水先生说：“不但有风水池，而且是大风水池。”执询说：“何以见得？”风水先生说：“此处虽无高峰峻岭，但地之来势，层拱迭起，背靠岗峦，前有池塘、田洋，再远处有山岭起伏，若朝海拱辰。其山垅落脉不凡，形势壮阔。”而后先生喃喃自语，“山有靠，若路而候；前有索，若揽而有，山高塘深，郁草茂林；气象尊，若千乘之贵；拥簇多，犹万金之富；观支法，隐隐隆隆，微妙玄通，贵在其中。”执询说：“先生妙语，俗子难解。”先生说：“我当指一处与你，作为韦宰相万岁后安息地。”便带执询到迈超前坪荷池一处，

指而言曰：“此处得山水之正，先人葬于此，后代富贵临门。”执询拜谢，恰好第二天韦执谊也骑马回家，执询把上述情况原原本本告知执谊。执谊半信半疑，随即叫执询带去看风水先生所指之地。执谊说：“风水先生所说玄理，一时难验其效，但此处地形空阔，景色幽美。在我逝世后，弟葬我于此，我甘愿永眠迈超地，精魂长绕崖州城。”后来执谊逝世埋藏此地后，执询受堪舆先生指赠风水一地的消息才始漏出去。村人口头相传，好事者更添油加醋，讲得神乎其神。此后也有风水先生路过此地，称韦执谊墓地确是埋中风水地穴。韦执谊、执询的后代，出了一批人才，更使韦氏族相信上述风水宝地之说，合力维护陵墓。每逢清明节，韦执谊墓场上祭者如云，鞭炮震天，充满了敬祖崇宗的庄严肃穆的气氛。

2011年7月竣工的唐代宰相韦执谊纪念馆，就座落在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距离海南省文物保护单位韦执谊墓较近，属于韦执谊墓的配套建筑。纪念馆高高耸立的牌坊两侧篆刻对联：“祖德树宏谟训主一经三相高昭北阙；宗功垂大业田开万顷两陂利泽遍南溟”，是由清代探花，文学家，书法家，画家、“海南四大才子”之一的张岳崧亲

笔题写的，落款是翰山张岳崧拜题和印鉴，如今还保存完好，此文字为海南不可多得的文物之一。随后是一座新建成的韦执宜雕像。进入祠堂内，青绿色的琉璃瓦在阳光的照耀下格外闪亮，屋顶雕刻着双龙戏珠的图案，顿显大气和庄重。祠堂两边立着 29 块石碑，分别介绍了韦氏族谱、韦氏祠堂、捐赠名单以及相关的皇帝诏书等文物。